



# 父亲的冲菜

□陈康明

吃了晚饭,老伴和女儿把碗筷收拾好,就招呼全家围坐在茶几边,开始了年夜饭菜品的讨论。我把茶几擦干净,摊开纸笔,准备记下大家提议的菜。

人都坐齐了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,鸡鸭鱼肉、时蔬鲜果,一个个菜名在说笑间跳出来,我一道一道认真地写在纸上。正说到兴头上,女儿忽然提高了声音:“爸爸,今年可别忘了冲菜啊!”

怎么会忘呢?一进入腊月,我心里就悄悄惦记着了。仿佛缺了这道冲菜,年就不够完整,团圆饭桌上也少了那份令人期盼的滋味。

说起冲菜,它在我家的年头,比我的岁数还长。我记事那会儿,日子过得紧巴巴的,粮票油票都得掐算着用,肚子经常饿得咕咕响。可再怎么困难,一到过年,父亲总要想法子,做一次冲菜给我们吃。

那时候,青菜薹很难找到。也不知道父亲从哪里弄来一小把青菜薹,嫩嫩的,顶上还带着小米粒一样的花苞。我们几个孩子围在灶台边,像看变戏法似的,看着父亲那双粗糙的大手,怎么把一把绿油油的菜薹,变成一钵让人鼻子发酸、眼睛发热的“冲菜”。

冲菜那味道,第一口特别冲,直窜脑门,呛得眼泪都快掉下来;等那股劲过去了,喉咙里慢慢泛出一丝清甜,让人一下子精神起来。在那些没有油水的年月里,这一口特别的冲菜,也就成了过年最浓的滋味。

后来,日子越来越好。家里的年夜饭一年比一年丰富,鸡鸭鱼肉都不稀罕了。可奇怪的是,这盘看起来最不起眼的冲菜,却从来没消失过。

父亲年纪大了,灶台上的事就交给了我们。先是大哥,接着是我,后来四妹也学会了煮饭炒菜。每次做冲菜的时候,父亲总是背着手站在一边,眯着眼睛看,像个老师傅检阅徒弟的手艺。我们都照着他从前的方法,择菜、洗净、晾干。他总不忘嘱咐一句:“水一定要沥干净,一点不能留,这可是关键。”

“锅要烧得热热的。”他的声音从身后传来,不快不慢说得清清楚楚,“看到冒青烟了,就下得菜了。”

于是,我们慌手慌脚地把青菜薹倒进铁锅里,“滋啦”一声,白汽一下子冲上来,带着生脆的清香。锅铲飞快翻动,父亲在边上盯着火候:“差不多了,菜塌下去了,边上有点焦黄就盛起来!别炒老,炒老了就不‘冲’了!”

关键的一步在后面。炒得滚烫的菜,要赶紧盛进瓦钵里。父亲早就备好了一把青菜叶子,先选两张放少许食盐,用双手使劲搓揉,把青菜汁挤在炒好的菜薹上,然后用剩下的青菜叶盖在上面,像给宝宝裹上被子。最后合上盖子,放在碗柜旁边发酵,等到第二天就可以吃了。

当然,我做冲菜也有失手的时候。有一年我心急,封口的青菜叶和木盖子没盖严。年三十揭开一看,菜的颜色还行,可夹一筷尝尝,一点冲劲也没有。父亲尝了尝,摇摇头:“这是气跑了。青菜汁挤少了,盖子也没盖严造成的。”他那可惜的样子,我至今还记得。

如今,父亲离开我们好些年了,那口他用了半辈子的铁锅,也不知道去了哪里。可每年一进腊月,想做冲菜的念头,还是会准时到来。

我还是按照父亲的做法,挑选最嫩的菜薹,锅烧得热热的,大火快炒,趁热装钵,挤汁、覆盖、密封,每一步,都好像父亲在旁边静静看着。

年夜饭的桌子总是摆得满满的。酒倒好了,筷子也放齐了。在鸡鸭鱼肉上桌前,我总会端上一小碟拌好的冲菜,放在父亲生前常坐的位置上。冲菜拌得油亮亮的,撒了点芝麻,滴了几滴香油。热气混着香味飘起来,大家说笑着,好像父亲只是出门去了,下一秒就会推门进来,先走到桌前看看那碟冲菜,然后笑着说:“嗯,今年这个‘冲’劲,还可以。”

窗外夜色更沉了。我放下笔,看着纸上密密麻麻的菜名。“冲菜”写在最上面,我特意描粗了一些。女儿凑过来看了看,开心地笑了。我知道,那股先冲后甜的味道,已经跟着日子,一起留在了我家的记忆里。

(作者系重庆市涪陵区作协会员)



# 老街的声气

□谭鑫

中学时代,每个周末的下午,我要从远在山村的家,走到江边的街上,再爬过那两百多级石梯,回到山顶上的学校去。

1

那条石梯是我上学路上的梦魇。当地人都叫它“哈儿坡”,意思是只有傻子才会爬的坡,形象得有点不近人情,也如同它的险与难。

石梯紧贴山线而立,不迂回、不辗转、不掩饰,45°直冲云天,彼时也是学校连接老街与外界的唯一通路,据说曾有老师第一次进校,便被“哈儿坡”的阵势吓退,第二天就递交了辞呈。

坡上的石板路倒挺宽,可容四五人并肩而行,只是中间被磨得微凹,泛着泥灰色的光。下雨时路面湿滑,晴天时石板缝儿里常爬出青苔野草。对我来说,每次爬它都如攻城拔寨。刚开始几十级,还能嬉笑唱跳毫不在意,维持着一点青春和体面;可爬到一半,腿开始发沉,胸口喘得就像拉风箱。

这时,倘若有人同行,我总会找个借口停下来,假装看风景,其实是为了喘匀那口粗气。而大多时候,我都偏爱独行,可以理所当然地不顾旁人。往上看,石梯完全隐入灰蒙蒙的天色里,似乎没有尽头,爬完它消耗很大;只有往下看时,心情会轻松一些,放眼远看,街道上的楼房参差地铺开,像一堆叠放歪斜的旧盒子,更远处,长江看起来是静止的,带着微碧的玉色。遇到下雨,江面漫上来的雾气,便沉甸甸地压在了屋顶和街面上,散不去也化不开,从视线里泛起一种浸入骨头的湿冷。

但无论天气如何,山下的老街总是以一种不变且缓慢的节奏在生活:补锅匠的打锤声,茶馆里溢出的家长里短,杂货铺老板娘吆喝的大嗓门,以及空气里混合着劣质烟草、腌菜和陈旧木材的气息……这条老街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一样,在人间烟火里生,又在视听嗅觉里活。

2

就在这时,一种令人凝神的声音出现了。它们均来自街角那家音像店,门口那只破旧的大音箱,像是这条街的喉咙。有时放的是盗版磁带,音质粗粝,但气势汹汹,音量永远开得十足,人在山腰都能听得见。

在我的中学时代,每隔半个月几乎都有新的流行曲目登榜,黑黢黢的店门招牌下,玻璃橱窗频繁更新着明星海报。今天

是《我们的爱》,明天可能就是《一千年以后》。歌词里唱的那些爱恨情仇,与这条老街随处可见的柴米油盐,像隔着无尽的山海。

直到一天下午,走在石梯中段的我,正被沉重的书包和杂乱的心事扯住脚步时,一阵前奏抓住了我。

先是一串电流,再是几个清晰轻快的钢琴音符,紧接着,一个含混的、带着点拖沓的男声唱了起来:“我面无表情,看孤独的风景……”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周杰伦的《夜曲》。在这样一个违和的地方,我竟然听清了歌词。歌声混着电流的杂音,从下方蒸腾的市井声里挣脱出来,沿着湿冷的石壁向上攀爬,钻进我的耳朵。歌词里是遥不可及的文艺和悲伤,而我心里是具体的烦闷:下周的半期考试、与同学争执的鸡毛蒜皮、对模糊未来的隐约焦虑。本来毫不相干的情绪,突然被劣质音质和潮湿空气焊接在了一起。

我站在石梯的山腰间,默默停下来听歌,突然看到挑煤炭的“棒棒”,如同象棋的兵卒一样慢慢地拱上来,扁担深嵌进肩膀的肌肉里,他们嘴里呼出的白气,与歌声的节奏离奇地同步。歌声是悬浮而忧伤的;而眼前的生活是匍匐且坚忍的。两种介质平行着,又被石梯框架在同一个画面里,就像我眼前这座小镇正在热映的自制MV。

那一刻我忽然觉得,那两百多级石梯,好像不仅是空间的连接,也应该是某种状态的度量,像书本里某个我没能及时掌握的知识。也许,往上是未来,是不可预料中夹带的期待;而往下则是过去,是嘈杂和陈旧。而我总卡在中间,不上不下,一根筋被两头堵。不过,正因为我卡在中间,因缘际会,才得以见证来去之间的罅隙与承接。

从此,我对于爬梯,有了一种隐秘的期待。我知道,当我累得抬不起腿时,总会有些声气会在下面托我一把。它们不需要解决任何实际问题,但却给人一个短暂透气的空间。我在那些旋律里,放任自己走神,想象歌词里的世界,或者什么都不想,即便只是被某个念头带着,暂时离开脚下的石梯和沉重的身体,回过神来,却有了继续攀登和赶路的气力。

后来,我走出了校园。也走过很多更平更宽的路。听过更多精致无损的歌,但每次听到熟悉的歌曲时,记忆却总是把旋律匹配到那条老街,翻涌起初听时的画面。像极了歌曲《初见》里的歌词:抬头是漫天星火太闪,回头是陌生许多嘴唇,垂头是自己一双脚尖,我要的攀山跨海却未见……

我的心中似乎永远住着一个少年,即便人生允许再来,我依然会选择行至半山处,止步倾耳听。

不远处的那条老街——名叫李渡,据说李白也曾在此渡江而下,故因此得名,只是不知道我们的忧愁和思虑是否雷同,但我们都在不同的时空里,从它的全世界路过。我路过时,它还未被时光淹没,它用仅有的嘈杂市声与不成型的温柔,力所能及地托举着一个少年,走完了那一级又一级沉默向上的石梯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

## 一对鸳鸯(外三首)

□大窗

一只沉潜水中,从很远的地方冒起来  
另一只贴着水面扑过去  
每次都久别重逢,胜新婚的样子  
每天都居住在新鲜的波纹之上  
它们在树荫下,顺着水草倒伏的方向  
一生的事业,就是一起游泳  
或因厌倦生恨,爱情已经不是信仰的  
岸上人。看看自己,两手空空

## 东北雪夜,仰望星空

出门看星星。其中一颗是从重庆专程赶来  
看雪的,或是携带家乡的天空来看我  
她确有风尘仆仆的迹象

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。这一年  
都经历了什么。她多闪烁了几次纯蓝的光  
此外,没有别的回应

顺应生活中的一切,我们就作彼此的  
远方吧。归去,也不要尘俗的仪式  
我再抬头,她已不见

## 阿依河漂流

我是个贪婪的人,去彭水旅游  
带两部手机,梦想获得两倍的幸福

那是十三年前,我还年轻。以为在激流中  
也能保护生命及其之外的所有

当然,包括随身携带的这两个行囊  
河水并不理会这些。她全面浸入了机身

维修师傅告诉我:凡是被阿依河水  
浸泡过的,不可能修复

这,多么像受到伤害的爱情  
那些破碎的零部件,很难重新完好

## 在鞍子寨盘歌堂,虚构一场艳遇

唢呐,芦笙,洞箫,葫芦丝。四个七十岁的老人  
正在吹。她藏在盘歌堂巨大的柱头后  
突然调皮地伸出头。暗合喜庆而羞湿的气氛

我感觉心脏多跳了一次,又一次。她提前安置  
两头小鹿在我心里。她高鼻梁,小嘴唇,长头发  
白皙,窈窕,双眼里荡漾两潭清泉

她的心事,似乎比其他女人多一点。也许  
仅仅是我的直觉。我用心再塑造一遍  
这个完美的女人。她直接走出我的视线

她路过我,微微前倾,是一生中最为惊艳的  
刹那。眼神掠过,我遭遇电击  
去一趟苗寨,要完整地回家,多么艰难  
(作者系重庆市九龙坡区作协主席)



## 去北碚种豌豆尖

□叶仁军

人生是一场修行  
在轻轨上卖毛巾的人  
头发花白,用一副担子  
坦然面对,四周的询问  
相当好。那声音一直苍老  
我要下车,九曲河未到  
窗外的树变幻莫测  
高低不一,开花的树瞬间消失  
金山寺没有,水漫金山  
我没到北碚,在向家岗停滞不前  
那里漫山遍野长满豌豆尖  
春天提前来临  
(作者系重庆文学院创作员)

